

●青少年必读图书

(波兰)扬·格拉鲍夫斯基 著

世界动物文学经典

SHIJIE DONGWU WENXUE JINGDIAN
翻译 / 傅俊荣 吴文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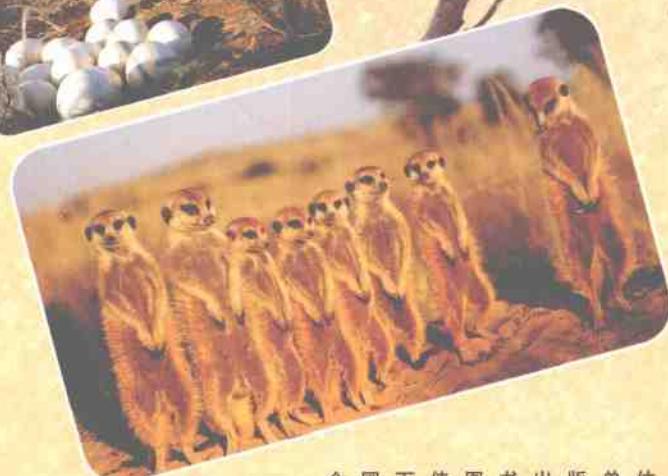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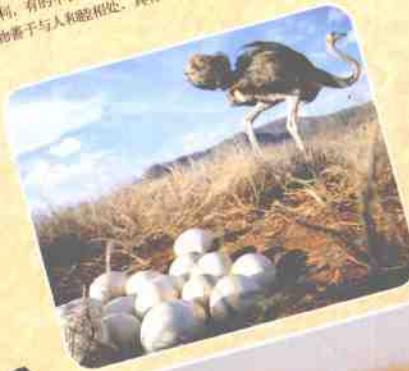
乌鸦天使

丛书总主编 / 许钧 吴文智

丛书策划 / 胡正义 吴文智

Wuya tianshi

作者笔下的动物形象各具特色，有血有肉、栩栩如生。
它们懂得喜怒哀乐，有的会争权夺利，有的不畏强暴，有的具有侠义心肠，有的敢爱敢恨，重视恩情。
绝大多数的动物善于与人和睦相处，具有“金子般的心肠”。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APU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青少年必读图书

(波兰)扬·格拉鲍夫斯基 著



乌鸦天使

wuya tianshi

翻译 / 傅俊荣 吴文智

▶ 丛书总主编 / 许钧 吴文智 丛书策划 / 胡正义 吴文智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乌鸦天使/(波)扬·格拉鲍夫斯基著;傅俊荣,吴文智译.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0.3

(世界动物文学经典)

ISBN 978 - 7 - 212 - 03762 - 8

I. 乌… II. ①格… ②傅… ③吴… III. 故事—作品集—波兰—现代 IV. I513.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33373 号

世界动物文学经典

乌鸦天使

[波兰]扬·格拉鲍夫斯基 著

傅俊荣 吴文智 译

出版人:胡正义

策划编辑:胡正义 吴文智

责任编辑:蒋越林

特约编辑:卢月

封面设计:王国亮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人民出版社 <http://www.ahpeople.com>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圣泉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八楼

邮编:230071

营销部电话:0551—3533258 0551—3533292(传真)

印 制:南京新洲印刷有限公司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9.25

字数:185 千

版次: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 - 7 - 212 - 03762 - 8

定价:14.50 元

序

扬·格拉鲍夫斯基(1882~1950年),是波兰著名的作家。他一生中写了许多关于动物的小说,许多作品被译成不同的语言文字在世界各国发表,在世界上颇具影响。

扬·格拉鲍夫斯基笔下的动物形象各具特色,有血有肉,栩栩如生。它们懂得喜怒哀乐,有的会争权夺利,有的不畏强暴,有的具有侠义心肠,有的钦佩勇敢、蔑视胆小。绝大多数的动物善于与人和睦相处,具有“金子般的心肠”。母狗为收养孤儿小羊崽,为把孤苦伶仃的小猫抚养长大而吃尽了千辛万苦,甚至让自己的亲生子女受苦。这能说不是无私奉献?作者在自己的作品中为有些动物鸣不平,为它们“恢复名誉”。人们往往把驴子说成是固执己见的典型,但读了本书后,您会确信,驴子是个忠于职守的典范。乌鸦经常被人们描写为不祥之鸟,殊不知,它是极其聪明、具有多种才能的很有灵性的鸟,在作者的笔下,它简直是个“天使”。

作者之所以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是因为他真正热爱动物,而不是口头上讲讲而已。不仅如此,他把动物看做和人类一样都是大自然中不可或缺的成员:人与动物要相互帮助,和睦相处。保护动物是我们的天职,这也是保护自然,保护我们的家园。作者还要我们教育孩子,让他们“在自己的心中留一个位置给那些与人类同甘苦的动物”。

译 者



目 录

狗妈妈的羊女儿	1
狼崽	10
小松鼠	18
马保姆	26
怪犬	34
聪明的寒鸦	40
毛驴演员	51
任性的小黑狗	61
白蜡树上的大学	66
黑公鸡	73
库比亚克先生	79
驯服人的麻雀	83
小猫欧罗巴	111
乌鸦天使	140
猫士兵	168
狗与客	189
难兄难弟	264



狗妈妈的羊女儿

马路对面，几乎就在我们的正门前有一座花园，其中有一间小屋。这是平平常常的小屋——既不丑也不美。为什么它老是空关着，真叫人捉摸不透。但不知何故，无论谁搬进这间小屋，最多住上半年，就会离开我们这座小城。

邮递员波漂莱克先生是这间永久空关的房屋唯一的长期住户。他占用了厢房里的两个极小的房间。他是个鳏夫，抚养着一对孪生女儿——佐西娅和维西娅。两个女孩极其相似，以至于我只能根据她们小辫子上扎着的颜色不同的丝带，才能把她们区别开来。她们有点像两只浅灰色的小猫。两人都显得老成持重，很少说话，要说总是一起说。她俩在散步的时候往往带着一头黑色的小绵羊，用一根红绳子牵着，那羊名叫小珍珠。

小珍珠简直不像一头羊，因为它聪明过人而且非常忠诚。至少小姐妹俩是这样说的。我得承认，黑绵羊确实与姐妹俩形影不离：一叫它的名字，就会咩咩地叫。然而这毕竟还是一头绵羊。羊就是羊。它用那双无精打采、多愁善感的眼睛审视世界。但是，在我看来，正是小绵羊的这一点，才是波漂莱克家两姐妹最喜欢的。

“它是那么温顺！”佐西娅称赞道。

“又是那样亲切！”维西娅重复说。

怎么样，太妙了！小姐妹俩与她们温顺的小绵羊相亲相爱——这就足够了！

不知何故，两个小女孩及她们的绵羊有好几天没有在街上出现。听说小珍珠病了。一天午后，姐妹俩突然向我的花园飞奔而来。俊俏的脸庞带着泪痕，眼中噙着泪水，下巴不停地颤抖，以致两个可怜的姑娘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发生了什么事？”我问。

“哎呀，扬叔叔！”佐西娅哽咽着。

“太不幸了！”维西娅跟着说。

接着两人就泪流满面：哭成了泪人。

我竭力安慰她们，给她们每人一块糖。不起任何作用。我又给她们第二块——无济于事。只有当我用樱桃酱招待她们时，这才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小珍珠死了……

“亲爱的，我无能为力，”我说，“一点忙也帮不上。”

“那标记怎么办？”维西娅问我，接着又哭起来。

“是啊，标记怎么办？”佐西娅边哭边说。



“还有什么标记？”我感到惊讶，“一生中从未听说过会留有某种标记！”

原来是这么回事：小珍珠已经有了个女儿，和它妈妈一样，也是黑色的。两个女孩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标记。标记出生总共只有三天，再也不能吸到乳汁了。一般说来，只能这么办：与标记告别……

我坐下来考虑：该用什么方法来帮助这两个痛哭流涕的小姑娘。我突然想到了我们的狗——忠诚，于是对姑娘说：

“把你们的小孤儿拿到这里来。忠诚是一条善良、大度的狗。它现在正在给自己的狗崽喂奶。也许它会把你们的标记接纳为自己的家庭成员。让我们试试看！”

姐妹俩感到惊讶，瞪圆眼睛望着我，直发愣。

“把我们的标记交给狗？”佐西娅感到委屈。

“放到狗窝里去？”维西娅耸耸肩膀，也有同感。

“要么放到狗窝里去，否则我什么忙也帮不上，”我简单地回答，“你们的标记算什么了不起的人物？怎么就不能成为我们忠诚的养女？如果所有的人都像这条狗，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就好啦！”

两个小姑娘相互交换了眼色，想了想——二话没说，就往家里跑。

她俩突然又回来了。

“给，”维西娅一面说，一面打开一张老羊皮。

那里面是一只小羊羔。

“羊皮是标记的襁褓。”佐西娅向我解释。



“为了能让它在狗窝里感到温暖。”维西娅补充说。

我们带着标记及其襁褓向狗窝走去。我呼唤忠诚。它走出窝来，以忠实的目光望着我，但尾巴却摇摆得很急促。

“主人，有什么重要的事快说吧，”它仿佛在说，“你是知道的，我窝里还有个婴儿呐。一分钟也不能撇下它不管。”

我把老羊皮里的标记放在忠诚面前的地上。小羊羔非常虚弱，无法站立。

“这是自己人，”我对忠诚说，“是自己人，亲爱的！”

“是啊，怎么能不怜悯这软弱无力的小生命？”狗用诚实的目光回答我。我的忠诚小心翼翼地咬着小羊羔的后脑勺，把它带回自己的窝中。

波漂莱克家的两个小姑娘惊得目瞪口呆。当她们回过神来之后，这才拿起羊皮，一下子爬进狗窝。

“你们就别添乱了，”我对姑娘们说，“看来，忠诚用不着你们的羊皮。它自己懂得如何教养自己的养女。”

两个女孩拿着羊皮在狗舍前伫立了好久，这才离去。

但是，从那以后，她们每天都要数次光临我们的院落。时常给忠诚带来好吃的，一声不响地把它们放进狗食钵，然后就在狗舍前蹲下，但总不见标记：狗窝里很暗，标记又是黑色的，何况它又不会把鼻子伸向亮处。只是偶尔从狗舍里显露出一个深棕色的笨头笨脑的小家伙——忠诚的小崽子，毛茸茸、圆滚滚的，像只长毛绒制成的小熊崽。姐妹俩为它取了个名字，叫米什卡。仅此而已。况且米什卡也不想爬出窝来。在这样的季节，世界上的一切都很乏





味：雨下个不停，寒气透体。早春时节往往如此。

太阳终于露面。两个小姑娘恰巧在狗窝附近转悠。突然，我听到她们大声叫喊：

“就是它！就是它！我们的标记！我们的标记！”

只见一个毛茸茸的小球艰难地滚过狗舍高高的门槛。这是米什卡，它一出来就坐下，打了个哈欠，随后又爽爽快快地打了个喷嚏。标记跟在它的后面跳出来。它在狗舍前站定，抖动一下身子——我简直惊呆了！——它突然朝地上一坐，活脱脱像条狗。是啊，您瞧瞧！

米什卡开始漫游院落，标记紧随其后。米什卡坐下，它就站定，米什卡向前冲，它就奔驰而去。米什卡爬进水洼，标记就啪嗒啪嗒地在水中行走。全身湿透的米什卡哭了，标记也跟着哭，尽管它身上一点也不湿。真是怪事！

两个小姑娘对这一切都极不喜欢。为什么？首先是因为我不允许她们把米什卡和标记抱在手上。我舍不得吗？当然舍不得。因为它们还很虚弱。稍有不慎，就会给这样的小不点造成终身残废。要知道，这是动物，而不是玩具，对吗？

我向姐妹俩作了解释。但是，我的话显然未能使她们信服。

两个小姑娘生气了，于是就不再踏进我们的院子。没过多久，她们就到乡下的婶婶那儿去了。

我却为此而高兴。为什么？可以告诉你们……我越来越自信，标记一点也不像自己的妈妈黑珍珠：既不温顺，也不亲切。

总而言之，它的举动丝毫不像绵羊，不像两个小姑娘所希望的



甜蜜的小羊羔。标记“被狗同化了”，彻底地、不可逆转地“被狗所同化”！

你们也许会问，“被狗同化”是什么意思？是这样的：它的行为表现与狗一模一样，活像它的养母忠诚以及它的同乳兄弟米什卡。

米什卡做什么，标记也做什么。米什卡追赶母鸡，标记也去追。米什卡经常遭到白公鸡的申斥，标记也跟着遭殃。米什卡跟鸭打架，标记就把鸭赶出洗衣槽。米什卡跳起来捉麻雀，标记就捉蝴蝶。它们同睡一个狗窝，同去池边游玩。它们一起在院子里奔跑，围着圆柱做8字形游戏。还有：它们同样都可以飞快地逃避我们家的卡捷琳娜“法网”中扫帚的追击。

只有一件事才能把它们区别开来，这就是饮食。固然，标记也会把鼻子伸向狗食钵，但它不会喝粥。然而，当标记啃吃青草或咀嚼干草时，米什卡就吃惊地把眼睛瞪得大大的。它惊讶不已：它亲爱的标记竟会吃这种讨厌的东西。

有一次，我给标记买来羊喜爱吃的美食——一块岩盐，把它放在筛子里，再搁到庭院中。标记的舌头立刻忙碌起来，不停地舔着盐巴，简直像一台转动着翼片的风磨！你们大概从未见过类似的情况。米什卡发现后就怒吼起来，汪汪乱叫，然后推开标记，一下子叼起盐巴！突然，鼻子里发出呼哧呼哧的声音，接着就开始打喷嚏、吐唾沫，在青草上揩舌头。从此以后，每当标记舔盐块，米什卡就恶狠狠地看着筛子和标记。

“真倒胃口！”嘴一撇，就远离那祸害。

但是，别以为标记和米什卡的口味总是各不相同。我们的院

子里有一块被啃得干干净净的骨头，上面没一丝肉的气味——这不过是狗的玩具而已。如果院子里没有任何有趣的东西，为了消遣，所有的小崽子都会去啃啃它。有一次，米什卡和标记正是为了这个玩具打了一架。是真正的搏斗，结果是米什卡哀号着爬入狗窝，标记则叼着骨头在院子里奔跑了好一阵子……

从那时起，每当标记和米什卡一起奔出大门朝着路人狂吠时，我也就不见怪了。也许有人会问：怎样“狂吠”？是这样的：就像大喇叭发出的低音。

我的侄女克里西娅教会米什卡用后腿站立。不久，标记也开始用后面两只脚走路，简直像个芭蕾演员。标记还会抬起前腿“要东西”，甚至动作比米什卡更灵活，干起来更卖力，而米什卡则很懒惰，什么事都不想好好干。

暑假已结束。两个小姑娘从农村回到了家。当天她们过来看望标记，了解它的生活情况。

便门一开，她们就收住了脚步。首先见到她们的是米什卡。它一面叫，一面扑向她们。标记紧跟其后，两个动物围着两个可怜的女孩上蹿下跳。她们站着不敢动弹，面部带着尴尬的微笑。

我应声而出，递给两个小姑娘每人一块盐巴。

“向标记问个好。”我说。

标记闻了闻盐块，立即用后脚站立起来，摆动着前腿“要东西”。

姐妹俩哈哈大笑！

“像狗！像狗！”两人大声说。



然而，佐西娅突然严肃起来：

“只是我们的标记不再像它妈妈了。”

维西娅也认为：

“不会像真正的羊崽那样温顺，亲切。”

“那又怎么样？”我问，“难道你们就会因此而不太喜欢它啦？”

佐西娅沉思片刻。

“就听其自然吧。”她喃喃地说。

“这样我们也会喜欢的。”维西娅附和道。

这两个小姑娘既可爱，又聪明，对吗？

就是在这一天，标记搬进了自己的新居。它在那宽敞无人的院子里多么好啊！

波漂莱克家有一只会“抬起前腿要东西”的羊，这则消息在城里传开之后，人们就络绎不绝地来到这座院落。要知道，大家都想见见这个稀奇的动物。因此两个小主人感到非常自豪：她们有头完全像狗的羊！

狼 惇

这事发生在几年之前。我竟如此幸运：享有一个多星期的自由支配时间，还有一辆汽车完全供我使用。如果您处于我的地位，准会毫不犹豫地外出旅游，是吧？

您看，我正是这样做了。

我立刻前往马祖里。这是因为，虽说整个波兰都很美丽，但晚春时节的马祖里那才是风景宜人，美不胜收！如此的针叶林，如此的湖泊，如此清新碧绿的草地和蔚蓝的天空，您在任何地方都别想见到。漫游这方土地，真是极大的享受！

一次，有幸留宿于森林守卫室。我的主人是一群很可爱的人。我们促膝长谈直至深夜。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会信口开河地说：但愿能饲养一只狼，一只真正的、直接来自森林的狼。当然，第二



天早晨，当我握住方向盘的时候，也就忘了去想这句话。

我的车在行驶。我很喜欢颠簸于这条走惯的路上。大约行进了四十公里，突然听到后面，在身后……有婴儿的啼哭声。我环顾四周；后座上确实有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但其中显然不会藏有婴儿。“这是我的幻觉。”我想。于是继续开车。突然又传来悲戚的啼哭声。绝对没听错。我停下车来，打开门，翻遍所有的篓筐，终于发现：从一个包裹里探出一张可爱的小脸，看着我，无望地哭个不停。我一把抓住——拖出一只很大的类似于熊皮手套的东西！这只手套里有一双纽扣似的眼睛可怜巴巴地望着我。难道是只小狼崽？

“对呀，”我想，“可爱的主人们有意给我放上这份出人意料的好礼物。原来是这么回事！”

真没办法。

“既然我们有缘做伴旅行，”我对意外的礼物说，“那么，亲爱的朋友，就先洗个脸吧！”

于是我把狼先生带到湖边。好不容易才给它洗干净！首先，善良的人们是给它吃饱了喝足了上路的；其次，这条乡间土路对狼崽来说，极不平坦。

我们洗过脸，亲了个吻——狼崽显得很温顺。我把它放在身边的座位上。

我们继续前行，来到一座村庄，喝足了奶。一切都很好。只是在夜里——闹翻天了！除非和我一起睡在床上，而睡在其他地方根本不行！否则，就号啕大哭。我不知道，您是否能够忍受一个除

